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第七十七回 戰野牛苦無收伏 發慈悲幸遭菩薩

四野牛個個口吐黑霧，湊成一塊，黑地黑天。其內喊殺之聲，不啻千軍萬馬。龍賓調三服曰：「此妖力大，不比尋常，兼之吐氣迷人。吾等須協力討之，不可大意！」三服曰：「可集道兄道弟，商議停妥，再與決戰不遲。」龍賓曰：「爾言甚合吾意。」遂將同學諸人，呼至三服洞中相對面坐。三服曰：「龍賓選得杏子山，寬閒幽雅，好為煉道習功之所。豈知方居此地，即被野妖阻滯，布下黑霧陣兒，喊殺連天，不絕於耳。道兄妹等，是另遷異域，以避野妖，還是與之交鋒，誅此妖魅？事不可緩，急宜籌商。」一時樂道、狐惑、椒花子、蜻飛子、西山道人以及鳳春、紫花娘、金光道姑、翠華、翠蓋曰：「野妖何能，敢欺仙官門徒？如不與戰，則失銳氣，不若同心同德，力破此陣焉。」三服曰：「道兄妹等均有此意，是陣又如何破之？」樂道曰：「由四面而入，可乎？」三服曰：「如是，既推吾為道中之長，爾等歸去，將所煉寶物帶在身旁，速速來茲，以聽調用。」諸人聞說，各歸本洞收束停妥，不逾片刻，齊至三服洞前。

三服見諸道兄齊集，乃坐於石洞門外，大聲言曰：「西山道人與椒花子、蜻飛子由東而入；樂道統領翠華、翠蓋、紫花娘由南而入；棄海統領鳳春由西而入；狐惑統領金光道姑由北而入。」分派已定，三服又曰：「諸道兄可偷入陣內，待吾掠陣之際，野妖必來與吾鬥之，爾等聲聞喊殺，方四面殺之。不怕野妖力大，必易就擒。」四路得命，暗暗而去，偷入黑霧。

三服手執銅錘，來至陣外，陰風吹動，頃刻黑霧吹去半邊。

第一野牛此，陣看曰：「能敵吾霧，敢與吾戰否？」三服曰：「不敢與戰，也不吹去爾霧矣！」野牛大怒，手執木棒，其粗如桶，直向三服劈頭打來。三服以錘擊開木棒，轉致西面，向野牛頭上一錘打下，正中其角，重若泰山。野牛駭然，倒退數十步。三服趕上前去，復擊一錘。第二野牛以棒迎之，回手一棒。三服身從左閃，乘其隙處，舉錘向彼盡力一擊，亦中第二野牛之角。牛軀甚大，打轉殊難，三服乘機又一銅錘。第三野牛忙迎以木棒。三服剛欲舉手，不防第四野牛突如其來，以棒擊之。三服此際雖然力擋得開，奈前兩野牛一齊舉棒攻打，三服力難招架，喊殺一聲。西山道人從東殺至，樂道從南殺至，棄海從西殺至，狐惑從北殺至，四方八面，幾無隙地。野牛等左閃右避，前遮後攔，即云力大無窮，三拳難敵四手，又兼三服銅錘舉處，落如雨點，四野牛勢不能支，各吐黑霧一團，隨身而遁。

三服見彼逃出陣外，也不追趕，率領道兄道妹同回洞內，各各賀功，惟金光道姑愁眉不展。三服偶然睹及，乃詢之曰：「金光道妹，得勝野妖，反見憂容，不以為喜者，何也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吾向在金光洞時，曾聞杏子山有四野牛，道法高妙，凡遠近妖部，不敢侮之。且歷此間十里許伏龍山內，有一驚獸，名曰『貪狼』，修煉數千年，道法更妙。吾之愁然不樂者，恐野牛敗去，搬來是怪，吾等難以敵之耳。」三服曰：「道妹何必憂心？待彼來時，見機而作，能戰則戰；不能戰焉，各駕風車而逃，有胡不可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道兄之言雖是，但願貪狼老獸不來方好。」三服曰：「閒言休講，宜各歸洞中，安息身軀，整頓精神以待。」

野牛等素恃其力，未嘗敗孰下風。今得三服諸人挫折一番，心甚不服。第三野牛曰：「吾觀這些道士俱非人類，盡屬妖部修成，謙得仙官傳以正道，乃能叻戰。不然，吾等弟兄自居此山，誰能勝過？所以千百里外，山妖水怪，無不拱手。今日之敗，豈可拋卻乎？」第一野牛曰：「吾兄弟木棒重不可當，環而相攻，未能傷及道士，可知道士法力勝吾輩多矣！如再與鬥，終為所敗，不如由彼居此，將杏子山嶺，各轄一半，以免爭戰。」第二野牛曰：「兄何畏也！伏龍山貪狼將軍曾與弟兄同飲，何不前去搬來戰道士耶？」第三野牛曰：「如能搬得彼至，彼有一裝妖葫蘆，臨戰時拋在空際，真言念動，葫蘆將身向下舉氣一呼，妖自吸入其中。貪狼有是寶，所以無妖不畏。」言猶未已，第一野牛曰：「果爾，速去搬請。然貪狼所喜者佳釀，三弟可入村郭盜酒歸來。四弟乘風向伏龍山去，善為辭說以請之。」三、四野牛得兄命令，各司其事。

無何，第三野牛果然將酒盜歸。第一野牛喜曰：「酒已盜回，貪狼將軍如何許久未至？」因而常常在外佇立盼望。未已，狂風大展，紅霞一片，直向杏子山而投。第二野牛見而呼曰：「貪將軍至矣！」於是弟兄趨出洞門，躬身恭候。但見紅霞內面，現出貪狼形象，備極兇惡。高約二丈許，兩耳若扇，目似燈球，口如血盆，頭生雙角，手執丈餘鐵鎚，背負斗大葫蘆。

野牛兄弟見之，拜舞不已。貪狼下了霞車，野牛弟兄迎入洞內，參拜畢，即獻以甕中之酒，貪狼一吸而盡，連吸數甕，已半酣矣。乃大笑曰：「今承牛氏弟兄相迎，佳釀入腹，真令吾爽口快心！」野牛曰：「吾兄弟受道士凌辱，搬及將軍，供奉毫無，只此些須薄釀，冀將軍多飲一二，以壯雄威。」貪狼曰：「還有佳釀乎？」野牛曰：「尚有數甕耳。」貪狼曰：「如此快快獻上。」野牛又獻二甕。貪狼吸畢，將腹抹了一抹，曰：「酒已飲矣，道士安在？」野牛曰：「現在杏子山頂石壁穴中。」貪狼聞言，舉口一吹，紅霞四起，轉瞬之際，烈焰滿山，如火燎原，不可向邇。

三服見得，知是野牛搬來妖兵，又有陣勢，忙呼棄海等仍分四路待之。貪狼將陣布成，高坐紅霞之上，命野牛弟兄山前掠陣。三服等各執法器，與野牛酣戰數十合。野牛敗下陣來，三服諸人四面馳追，剛入紅霞，貪狼舉起鐵鎚，來戰三服。三服曰：「吾等命奉仙官，尋得杏子山，借地煉道。功滿即去。野牛兄弟不諳時務，與吾等力戰，已知道法非彼所及，理應以大道為重，讓吾輩修真煉道。大道一成，亦有功勳。爾屬何妖？宜各管爾地，胡得聽野牛刁弄，結仇於吾輩乎？」貪狼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兔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』野牛，吾類也。爾來是處，逐此野牛，來吾山中，必又逐吾也。吾不收伏爾等，誓不稱雄於妖部！」三服曰：「既誇大口，諒爾必有道法，且各顯之。」貪狼忿然，舉鎚亂刺。三服舉錘迎敵，一來一往，戰在紅霞之中。樂道諸人分戰野牛，殺氣騰騰，愁雲冉冉，從早至午，勝負未分。

貪狼收了紅霞，歸得牛氏洞內，向彼言曰：「道士法力，真高妙，吾鎚不能傷之。待到詰朝，吾將葫蘆拋至空際，把這些小道一概收入，再作理會。」牛氏兄弟拜舞不止，齊曰：「如得將軍將此道士收盡，吾兄弟等德戴終身。」貪狼曰：「這事甚易，爾兄弟放心！」三服歸洞，謂諸道友曰：「今日之妖，勝野牛百倍，不識何物修煉而成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此妖即吾所言貪狼是也。」三服曰：「貪狼貪心最大，明日交戰，務各提防！」眾道士曰：「兄言不差。」言畢各歸洞所，煉彼內功。

次日黎明，三服出洞視之，紅霞已遍布是山矣。速速傳齊道兄道妹，以待交戰。佈置剛妥，牛氏兄弟各舉木棒，打至洞前。樂道、棄海接著第一野牛，椒、蜻二子接著第二野牛，狐惑接著第三野牛，西山道人、金光道姑接著第四野牛，四面對敵。三服統率道妹翠華、翠蓋等，以待貪狼。貪狼持鎚前來，大戰三服。此日之鎚，如飄風驟雨，三服支持不住，且戰且走。

貪狼弗捨，愈追愈急。三服無奈，與諸女風車高駕，戰於雲外。

貪狼恨極，怒氣上升，解下葫蘆，向空拋去。只見葫蘆遍體烈火纏繞，雄偉非常。貪狼手向葫蘆指了一指，葫蘆卻也作怪，突然衝入霄漢，將身倒豎，以口向下，吐出五彩雲霞。雲霞吐餘，其口化為洞，中約有一丈之闊。翠華、翠蓋、鳳春、紫花娘見事不好，欲從雲霞之下而逃。剛近雲霞，早被葫蘆一吸，諸女道士盡吸入焉。是時，樂道等被野牛乘勢追殺，各不相顧，四竄逃生。貪狼見此葫蘆吸得數人入內，急收陣勢，將葫蘆招轉，緊緊閉著，歸謂牛氏兄弟曰：「今日一戰，澄士喪膽。葫蘆內吸盡女道，即留男道二三，羽黨已除，諒難敵爾兄弟矣。吾將歸矣。」牛氏兄弟曰：「如道士又搬高人來戰，將軍還宜助之。」貪狼曰：「這是自然。」當辭野牛，乘霞竟去。

三服敗逃歸洞，不見道兄道妹，正慌亂間，忽有金光道姑獨自外至。三服曰：「爾已歸來，餘下道兄妹等不知逃於何處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諸道兄被野牛追散，渺無形影。至翠華四人，恐為貪狼葫蘆吸之矣。」三服曰：「人如吸入葫蘆，何以救之？」金光道姑曰：「吾有道妹居伏龍山右，頗與貪狼善。吾去哀祈，請將翠華等釋之。道兄以為何若？」三服曰：「爾道妹何人？」金光

曰：「名霞光道姑耳。」三服曰：「既有此人，可速求之。」金光道姑即辭三服，望伏龍山右迤逶而來。不料遇貪狼舉鏟追逐，道姑奔走無地，風車催動，直奔西方。

且說牟尼文佛坐在蓮花臺上，講論法語。後默會片刻，忙命淨塵袖子速到南海，以傳大士。淨塵得命，離卻極樂，祥光起處，頃至南海，竟入菩薩宮中。大士曰：「袖子來此，有何佛旨相宣？」袖子曰：「特宣菩薩即去西方，文佛有命。」大士於是別了南海，至文佛殿內。頂禮已畢，立於一旁，曰：「文佛宣詔，有何驅使？」文佛曰：「道祖命三緘人間闡道，所收女徒男弟，雖然出身妖部，頗將三緘傳授苦苦煉之。因在碧玉山前被九頭獅精拆散，迄今數載，無師統率。喜其道心堅固，時冀道成。而今尋得杏子山，團聚煉道，兼訪師蹤。殊遇野牛精，搬及貪狼，與之大戰。貪狼老怪道修多年，煉一葫蘆，能吸妖物。三緘弟子翠華等，均被吸入，難以出之。況此葫蘆又係借生南方，貪狼煉以離火而成寶物，有道者吸入其內，僅能住得十日，十日外即化烏有。三緘弟子為彼所吸，已五日矣。特命爾躬前去救援，以為闡道之一助。」大士曰：「文佛有命，敢不聽從。」稽首辭行，駕著彩雲，向伏龍山而去。及至雲頭按下，化一樵子，呼得山神，化為牧童，與己化身一同進入壑中，尋訪貪狼之穴。